

涇

林

續

記

涇林續紀卷四

天南逸史周玄暉著

陸水村諱完弘治中為長洲庠生織造陳太監
路遇生員恠不避道橫加杖責三學諸生群聚
伺其出大肆毆辱裂毀衣冠太監抗疏上聞兩
院亦會稿欲上令諸生自舉為首者衆議某才
幹素裕而家貧某貨用甚饒而口訥公奮然曰
兼之者其予乎願以身當之母貽諸兄憂遂列
名報院疏上得旨逮問公隻身與官校抵京下

錦衣獄是夜夢神人絳衣峨冠執笏施禮甚恭
曰公大貴人也此微事尋當得白異日富貴不
可量三十年後當復相見於此公醒心竊喜事
下法司問轉咨兩院止罪被杖生員而公竟得
全後連掇科第將就選至銓部過堂太宰聞呼
公名問曰汝非打太監陸某乎對曰然曰是有
風力者即註選給事中公立朝議論風采侃侃
不群歷官兵部尚書時藩寧謀復扈衛內閣受
重賄力主許之公不能固諍後宸濠事敗追論

先年請當事者速公試徵復夢前神人至相勞
苦如平生且謂公此善亦無恙毋過慮自此永
別不得更見矣後果僥擬請成計其去諸生被
囚時恰三十年云

方孝孺少年嘗假宿民舍有處女為妖所憑每
夜輒至女遂昏眩不知人天明妖去方獲初孝
孺命藏文他室獨宿其中將更許忽聞叩門聲
曰可啟門納我內應曰今夕有貴人在不敢啟
孝孺密啟發戶中出且稱已為貴人必不敢加

寤遂握杖闢戶逐之妖蹒跚走去孝孺持燈周
視其戶見門栓滑澤有光頗異常不知適應聲
者必此也因持刀叱曰尔何為者敢與外妖相
逼亂人室女吾今碎尔付火矣當速自陳毋隱
言已栓忽作聲曰我乃山中古栢得日月精華
漸以成質為人斲作戶栓豈敢亂人室女適叩
門者前村某池中蝦蟆精也每夜至我則啟戶
納之耳今已敗露敢不吐實若能相赦當以未
然事報公孝孺許之遂安寢達旦起謂主人曰

妖魅所在吾已知矣可集衆隨吾往除之至前
村果得池大可盈畝亟聚車庠水將涸見一穴
中有光閃閃索之得金色蝦蟇大如笠怒目鼓
腹殊可畏怖孺曰是即為祟者命擊殺之其
家喜甚酬以金帛一無所受但指門栓曰當以
此相贈餘非所欲也抉之而去凡未然事輟預
報知後公死不知所歸

蘇郡書生陳山假讀野寺中展卷既倦信步闌
行至僧舍適僧他出卧室不扃啟戶而入明窓

淨几清雅可愛壁上掛古琴一張用指撥之方
成聲忽床頭軋然作響一扉半闔少婦從中出
見生愕然生亦驚異方相疑眴間而僧適至知
事已敗露深用悒悵遂閉戶留生共酌半酣謂
生曰僧家所戒惟色最重倘或犯之寺衆必不
見容吾何讐於子乃發吾私乎今幸未傳播不
得不戕子以滅口此亦尔自取毋吾怨也生再
三謝過告以無心且誓必不洩於人僧終不
因礪刃相向生伏地祈哀再三知必不免乃

酒痛飲俟大醉當就縊勿以刃相加僧許之酒
至生故稱冷求極熱者執壺自斟佯舉白浮滿
而潛扯衣襟固塞壺口俟僧少懈倒持而奮擊
其首一發中僧悶絕於地遂破扉走出號呼於
衆其徃縛之執付有司明正其辜

監生赫應祥江右人落拓不羈以風流自命歌
館花臺無不遍歷偶尋春郊外行倦求水不得
忽聞磬聲出林間趨而投之女真菴也生登堦
揚聲女童出曰貴客請坐少頃一尼至向生稽

蕭天蕙艷冶坐定詢生居止姓字何以致至此生
詳告之且求漿止渴尼命烹茶談論頗洽女童
報茗熟笑揖客入內曲欄幽檻紙帳梅花壁供
觀音大士像几真貝葉經生繙視之金書小楷
體類松雪卷後誌年月下書空照寫尼手筆也
橫絲桐於古紋石上窓前植脩竹數竿生履其
境別一洞天非復在塵寰中矣尼藝龍誕於鼎
酌茗奉生而和琴以進生鼓闌睢以勸之尼深
歎其妙亦自操離鸞之調音韻淒切坐傾聽不

覺前席時天色漸暝生故淹留不去遂曰
行館何方此時當回生曰某寓在成
二千里都門已闔欲暫借蒲團跣坐
桃源中人能相容否尼微哂曰何家院
即敢冒入此第念歸路既遙聊宿一宵
亦無不可生致謝女童秉燭至酒饌隨
列兩人對酌雜以諧詼尼亦情動遂携
手歸寢晨起方櫛沐尼報鄰尼靜真來
訪生隱於屏後闕之容亦姝麗靜真
笑問照曰聞卿昨得情郎温雅有文願
得一見

照笑不答靜真起索之方轉屏而生裾露遂出
相見真見生舉止風流談吐開爽凝眸流眄久
之曰天下有此美士乎臨別指其室謂生曰彼
此咫尺能枉顧否生往報謝尼留生飲并招照
照坐未久托事先歸生試挑之真遂與私焉由
是往來兩院歡淡無間兩尼惟恐失生意奉之
者無不至淹留洽旬樂而忘返生忽染一疾竟
至不起潛瘞菴後人無知者家人因生久不歸
意為人謀害出榜尋覓杳無影嚮後緣修造見

木匠腰繫舊紫絲縮生故物也僕識之告於妻
母詢匠何由得此云得於某菴天花板上執縮
聞官捕尼至一訊而服然以生實病故非尼所
害但杖而遣之還俗云

劉康居北都廟前市絨線為業有老尼時往買
易識熟已稔嘗謂劉曰小菴在高平門外幽雅
絕塵老官有暇可至一遊劉謝之而未及往一
日探親歸使道過其所尼一見甚歡具酒相款
命諸徒出拜中有絕艷者列坐侑觴遂至酩酊

尼乘醉盡髡其鬚髮劉醒而捫其首不覺失驚
因大詬罵尼曰吾輩無主欲屈公為家長恐爾
志不堅故祝髮以絕爾歸念且使混迹吾儕中
人不疑耳此間儘可享用較爾家未必不倍也
何發怒為劉欲出則髮已削盡無顏見人兼諸
尼挽留甚憊遂暫棲焉家人失劉百計尋訪終
無音耗劉在菴中衣鮮食肥高歌慢酌每夕輪
一尼侍寢而常懷歸意尼覺之防閑甚嚴如此
暮年尼偶往大姓家修齋止留二三幼者在室

劉比皆醉之以酒佯闔戶就寢穴壁逃歸隙中徑
入寢室妻驚怪詰其久在何所具陳始末且曰
吾為尼所髡耻見親屬姑隱於幃中尔潜携飲
食飼我俟髮長方可出見客耳妻諾之不以告
人子婦亦俱不知偶清晨妻出如廁忘閉其戶
適婦來問安寒其幃劉老羞澁遽引被蒙首婦
不及審視第見一圓頂意姑與僧私通因告其
夫子素剛愎聞之勃然手操利刃徑趨母室劉
走聞人行聲復匿幃中子大吼登床揮刃刺之

中其要害父負傷號呼母奔往救已無及矣鄰
里共執子詣官以弑父論母詳請前情始知為
尼所斃釀成奇禍子初不知為父也官為減死
寘尼於法而毀其菴

南昌人令

頗著能名而性殘刻饒

機智入為給事中丁內艱歸遍覓吉壤術者率
泰和觀風水甚嘉朱遂謀奪之柰創立已久徒
衆甚夥計無可施適御史按部與朱同年素相
厚朱具以情告御史初有難色朱誑之曰此觀

不盈數畝亦無巨剝止小屋五六椽耳去之固甚易第當厚價別市地為建殿宇如不見信委官勘明何如御史乃命縣丞往朱啗以厚賄且用給舍勢臨之丞奉命惟謹呈繳一如朱言御史遂批撤觀而以地付朱給價三十兩更造諸道士聞之皆憤懣不平推牛會衆推一點者為首謀曰此事按院作主不可理爭但俟其來共擊殺之榜一人抵罪而吾輩寬憤伸矣衆皆稱善衆方倖得計偕三府統衆往撤其觀方入門

群道各持兇械蜂湧而出徑粹朱至庭中挺刃
交下三府令人往援柰衆寡不敵乃奔告御史
即命中軍率兵三百拔之至則朱已被捶斃曳
至觀中縱火焚其屍矣中軍急令撲滅於煨燼
中僅得其心一枚餘無所存悉擒諸道士解院
御史震怒死杖下者大半刻木為朱狀納心其
中葬於觀庭御史親往致祭憐其身死嗣絕為
之大慟舉首見宮殿巍莪幾百餘間度其基不
下百畝歎曰朱禍乃自掇也吾為縣丞所誤致

同年橫罹慘禍向使吾知其詳必不許之何至是耶歎息而去

高杏東任益齋皆崑庠生赴郡應試坐於府前見一偉丈夫虬髯掩口垂過其腹亦來就坐二人私語曰彼髯長若此如飲噉何高曰我當試之因邀往麵店中用點心客初遜謝高強之遂同往問其居址姓名曰某上江人客遊於此蒙二君雅愛敢請貴姓庶他日毋相忘二人因各道姓氏客謹識之少頃麵至二君舉筋讓客標

帽中取小銀簪二枝各長三寸許分其鬚挽於
願旁飲啖自若一無所碍食畢解簪拂鬚鄭重
而別蓋二君欲觀其進食狀故留歎之實非憐
其饑而進食也客去二人大咲亦不留意後場
事竣買舟從江歸遇雨泊小港中忽一舟從外
來聲勢洶湧鄰船俱竊謂曰此必盜也抵暮將
不免矣二君聞言亦皆失措冒雨推蓬試觀見
舟子輩狀貌服飾俱不類常人益懼艤舟已一
人自艙中出即向所見虬髯客也二人竊議曰

向在蘇城吾輩曾識其面且有一飯之雅彼深
德吾今不早為計恐至暮則玉石無辨矣然又
不敢直呼其姓字佯起登陸從其舟前過客瞥
見即呼曰二君非任高二秋元乎曰然客喜甚
邀登其舟曰向在蘇城適值饑困感君飼我至
今不忘未審二君何以至此高具道其故客顧
蒼頭曰舟中何有答云惟白蠟二担客曰蘇郡
白蠟甚貴二君可各持其一歸貨之可得數金
聊充路費非敢言報也言訖遽命解維揚帆而

去二君田至楓橋任詢知蠟價騰涌遂市去高
携至崑將求善價舖家爭來求市而嫌其太重
高遂擊碎之內藏元寶四錠因致饒裕云蓋前
虬髯客實江中盜魁其元寶則商人工於藏銀
者溶蠟蓋其外耳盜却得之不知有物在中故
舉以相贈二君雖均所獲而高獨享實惠似亦
有數

崑邑小西門外一宅素凶劉見山曾居之不勝
驚擾乃遷去減價求售適四保王小溪窺寓為

中所結用廉值得之初甚喜及移居其中妖異
百出意梓人夙勝所致悉撤舊房而鼎新焉上
梁日忽有赤蛇出柱礎下衆持杖往擊王私念
方上梁而殺一命恐屬不利遂固止之蛇復蜿
蜒入土家疑俟王進內共議曰蛇毒虫也且近
伏於礎釋今弗擊必殆後患乃共啟礎已失蛇
所在意尚藏土中更發之至尺許得石板板下
露一繡袱有木匣三啟視之一置首飾一置銀
一置金奔告於王王舉首飾散諸工匠而掩有

其餘特二匣封鎖置匱中令子婦守舍中夜忽聞吼聲驚起察之蓋從匱中出俟王歸告以故遂傾匣所有悉市良田遷成富室不數年王死漸至蕩析無復孑遺

嘉靖辛酉歲大荒嘉定民有列肆賣米者其小兒年僅四歲持銀一錠為戲蓋父愛其子而授之也兒將銀墜米中嬉玩良久不取而入偶人來市米父舉手量米平之不知內有銀也其人歸傾囊出米忽得銀三兩許喜甚妻曰此銀必

店主誤遺於內今為尔所得彼必窮追將貽害
無辜盍速還之必有所酬彼此俱利夫初不聽
妻勸諭再三乃持原物詣彼則店主方以失銀
鞭笞奴僕舉家皇擾主舉舉授主不勝愧感分
銀一兩為謝歸至中途遇高小豚者用銀三錢
易其一持回妻詢得其詳乃悅將豚散放庭中
數日後豚發地露一瓦金滿中置白金幾百兩
妻見之持歸予夫以為還銀之報友人張歎
齋在彼親見歸述其詳

崑邑東南四十里有聖像寺宋朝勅建中列三
世佛皆高丈許法相莊嚴相傳自水面浮來村
民共撈置於地因建剎殿礎所鑿盤龍工製
精巧勢若飛龍於陰雨之火龍輒出浴於河廟
祝每見柱礎有洞人莫測其故後龍身帶浮萍
始疑而伺之曠昏人定乘霧出游至鍾鳴復歸
舊所訝其為怪遂請鄰人用斧斷其爪遂不復
出迄今尚存

予祖木涇公備兵瀾塗有赤石崖酋長抗命聚

殺敵鄰近村落悉罹其毒被害者日赴道來
若公與分守李鹿泉定計勦之檄致兩臺俱報
可獨藩司以發兵須轉餉慮無贏餘可應從旁
撓之公曰我調土兵用夷攻夷煩朝廷金錢
為也遂令各土舍統所部兵聽用至者六司兵
幾萬人公盡捐俸薪贖餒為犒許破賊後悉以
彼中金帛充賞衆欣然聽命一土官稟曰赤首
兵誠勁職等愿協力効死戰保為明公破之第
首有後路通梓柯賊則渡江走無從追擒恐貽

後惠公問計將安出云近其後路有土司陳蕞
父子驍悍能制其死命召之來則萬全矣第性
耽麴蘖日在醉鄉中曩時上官檄往皆不應恐
難猝致也公先遣六路進發試為檄陳使者
至陳是日醒然在署發檄讀罷即踴躍赴召三
日後來見陳與二子俱皮弁戎服徒跣露刃稽
首階下公令其討賊應曰擒此如縛兔耳毋過
慮為問兵幾何僅三百公恨少對曰是用矣請
公閱視當知其技倆公次日至演武堂陳率各

兵叩頭悉推擊蹙是衣短簾甲不敵騰手執圍
牌插刃鎗數枝盡在右陳以爲誌令呈校各六等
舞牌拔刃發飛擲空中高一二丈許旋仰牌承
之不失尺寸狀貌儼若魑魅趨捷於猿猴真
目所未覩者公犒以牛酒花紅各兵拔刀割肉
生啗之歡呼歸營陳來謝辭公諭曰汝父子勇
猛必建大功但聞汝頗嗜酒恐失事機當稍節
之俟賊平痛飲可也陳唯唯是日即戒酒不飲
至兵而去先所遣六軍連戰破敵勢孤從後

路遙塵忽視塵起呼聲振天地飛刀從空中來
大驚曰陳土司真逆矣安從遁耶俱束手就擒
無得脫者亦捕獲山中金縷山積異寶無數各十
司緝獲餉車欲逆傳西妻于併存餘金銀器物
解頤諱辭於公與李公德分賞諸司而陳則
倍賜焉賜給奉花酌酒旌其勞所生子女令自
陳籍貫召親於家賜餘金滿三千餘中銀兩臺
置官庫毫無染指是役也不賞同家斗糧分銀
而積至通寇一旦蕩平斬首千數論功應列土

輕亦當進級。值嚴嵩當國，惡公清介，平昔不通饋遺，故撫臺雖有報功疏，上嵩語兵部云：「平巨寇必調大兵，今毫不費餉，何從得兵破賊？」是未可信。賞遂格不行。向令舉賊中所獲賂嵩，必蒙上賞。而公性恬澹，李公亦講學清修之士，日對籌兵事外，惟譚詩論道，詳在公所著遊鷄足山記中。宜其毫無覬覦念也。第陳土官被檄而適，醒受戒而斷飲，奮勇報國，此乃土司之傑出者，抑亦酋貫盈天，假手於陳以靖此一方，而全其

生齒耶

公遣土司兵行後五日杳無音耗不惟勝負難期且恐糧餉不繼欲令轉運接應柰路徑不熟深用為慮永昌生員楊時春素善六壬課召令卜之卦成云前行似逢一水不無少阻過水後即有積聚因糧於彼毋勞運去又令卜勝負何若布笑已即起賀曰此時已大捷報功者旋即至矣期不出明日詰旦軍前果有急脚來報連戰破敵斬獲無算詢其口糧何來云渡大河後

餘糧棲畝用之有餘悉如楊生言無一爽者夷
方有妙卜若爾人亦所罕觀

河南村民往訪親慮途中饑渴藏蘿蔔數枚於
囊中行數里遇一打滴柝者見所負塊磊疑有
重貲遂與同行路逢酒肆沽酒共酌實試之也
民以所藏為耻不肯飲遂其人益信為有物行
至亂山中潛持石以擊殺之解負檢視乃
蘿蔔也慚悔無及

滴柝你在河南

打

滴

柝

你在

也

錯

我也

錯

若

要

此

打

滴

柝

你

在

也

錯

我

也

錯

若

要

此

事明除非馬生角意此事甚秘人必無知者故云然適有御史巡按山西道經其處見地有死人而石上所書如此遂私誌之既下車首令封內凡打滴柝者悉擒送官一鞠得盜具服其事問其所書則云出自無心乃御史實馮姓豈非馬生角之讖乎蓋天網難逃而假手也

獄吏王煥太倉人宅心仁恕冬夜提牢憫諸囚寒苦寬其刑具施予酒食一囚泣拜稱冤王詢其狀云某姓董家素饒非盜也因有空房賃與

販盜者聚居後群販盜敗妄指為窩主問官嚴
刑遂自誣服今幸遇明公得為昭雪敢忘報手
言訖哀慙不已王信為實許之會恤刑至王力
白於州守遂得釋焉董持百金為謝王堅不受
董益感刻嗣後凡逢節序及王誕辰必備禮來
候情意慙至每乘間欲邀王至舍致款曲王許
而未往後省祭家及過街者雜造云月中有竒
禍必遠避百里外一季才意忽忽不安偶憶
董言因買舟往訪既及門董率妻子出迓羅拜

堂下曰重生父母至矣置酒相款極其歡洽留
連半月跣步弗離連榻而卧不歸內室凡可娛
王者無弗至王感其厚遇遂無歸意一夕王醉
先就寢忽門外剝啄有聲董旋視則昔年同夥
盜也詢其來意約偕往劫數里外富室董辭有
客無暇問客何人曰即昔活我王君也問今何
安董指曰卧帳中衆驚曰事敗矣王故獄吏正
與吾輩相水火適佯卧聞吾輩謀若不除之吾
屬無噍類矣遂抽刃而前董身翼蔽於床衆

諱不已王驚覺墮地衆將加害焉叩頭求免董
力為解勸衆曰必欲全生當與吾輩同上道庶
可杜口遂墨其面帕其首挾共登舟前至巨室
破戶而入置王坐堂中諸盜散入劫擄細軟滿
載而歸王倦極不及洗淨其面竟和衣而卧群
盜爭分所得失主家奴有點者潛伏暗處悉覩
其狀急操小艇陰尾於後得其居址飛往報主
遂呼地方集保甲統衆追捕及門群盜奔散搜
卧房得王於榻墨猶在面縛之解官王詳訴顛

末董亦極口代辨而事蹟昭章終不能白而斃
於獄命也

燕都柳字商於淮揚遺妻獨處於燈下女工怨
見美丈夫從天窓降云身是天仙宿緣嘗諧婦
媾婦不能拒遂與私通嗣後無夕不至情款甚
洽婦凡有所需無不立辦性善飲流連無日
分詭浪咲語鄰人悉聞相約捕其姦環守之至
天明遍索室中無有也抵暮窓戶皆扃夕夕
在席矣群閨直前忽又潛蹟言其為怪無幾地

歲餘商還鄰人先遇諸塗具述其詳且戒勿歸
恐為所害商初弗信鄰人邀回令潛伏於家而
穴墻以窺至定更後怪果候來與婦酣飲歸寢
商不勝憤耻索刃欲殲之鄰人勸諭再三方止
坐以待旦見妻從卧榻起而餘了無踪影商始
駭然求計於鄰人曰此怪變幻甚神非人力所
能制聞陶真人善用符呪驅邪盍往求之庶有
濟乎商遂詣陶具以情告拜求祛除陶曰此妖
未易捕也汝可密造一錫罈滿中置酒俟怪來

飲罄令汝婦誘彼入罈內用吾所授符急掩其口將索縛繫携置沸湯中煮之俟無聲響方止則怪除矣第恐汝妻不從稍或洩漏非惟怪不可除且有後禍秘之慎之遂授以朱篆黃絹符一道方可尺許告戒甚嚴商即市錫予工造甕完持歸舍其婦出迎夫操刀詰妻私通狀初諱不承商詳述夜來所見併召鄰人證之妻俛首無詞商挈甕與妻併教以真人法旨婦猶豫未決商怒遂欲砍其胷鄰人共勸止之婦懼而從

命商復隱於鄰家先啟板壁而虛掩之以俟寘
酒罈几上怪至共飲將盡婦尚未忍發言商從
壁穴中怒目流眄舉手指畫促之再三婦不得
已迺曰尔素善隱能入隱此罈中否時怪已半
酣笑曰此何難哉遂解衣登案徐以兩足插入
漸漸全身俱隱止露其首商又從穴中促之婦
曰尔能併首盡入乎怪大笑曰此易易耳一縮
不露商遽推壁大呼用符掩罈口怪從中踴躍
求出不得呼商哀告求釋許以厚酬商不從又

呼婦令代求且叙情昔情誼任贈金帛珠寶
無數奈何與尔夫一旦謀殺我我死兄弟頌衆
必來報讐决不干休商怒甚促烹之湯既沸寃
號之聲所不忍聞婦亦悲慟良久始寂啟視則
血肉糜爛中有雜毛驗之狐也不數日婦忽發
狂疾若有憑者舉手自批其頰索命不置偶遇
其夫輒毆詈啣噬遠避弗敢近日披髮裸形喧
鬧於通衢觀者環堵時陸炳掌錦衣衛朝回見
人衆聞湧詢其故左右以實對陸曰審爾乃妖

婦也輦轂下豈可容此當速速來撲殺之遂命
二校尉往拿比至則婦已復初不復狂矣即其
所因云恍若夢中毫不知也乃釋之歸而怪亦
息

宛平李榮家累萬金將銀二千錠置石池中瘞
於卧房庭前蓋以石板列植花卉於上惟婦經
目子亦不知也父亡子縱情花酒家業蕩盡將
宅轉售陳翁母因子方浪費秘不言後貧窘日
甚為人傭工備嘗艱苦嚴冬衣食不周痛自悔

恨刻責母知其改行乃為言藏銀處子大喜倩
人持歛鋤同至舊居求見主人應門者意有所
需索堅拒不與通子怒大譁聲聞於內陳不得
已出接詰其來由子具道母語即欲入內發藏
陳又詰銀藏何所子云在花藥欄土中陳曰銀
是尔父物我豈敢妄認第此房乃吾卧室子姑
少俟當令內人他適任子入取遂命具酒饌相
款而耳語童子令急集家衆發土取銀事完來
報酒至慇懃勸酬故為延緩子意不在酒頃之

三四起陳翁勉留以俟內報良久僅出云可入矣陳意銀必歸已橐與子偕行至欄邊子視土若新築者頗疑之令人舉鍬掘地又甚鬆意尤不平將及石板忽於石角得銀貳錠家衆環視莫不駭然子益信銀為主所竊而此其誤遺者耳及啟板則滿中皆白銀計其數得一千九百八錠足以先所得與母言相符子喜躍過望即將二錠謝陳翁餘肩負以歸陳業已許之弗能爭也第恨家人遺其指教罵詈不已其婦云適

發土啟石吾親自督率安得有銀但見清水一泓而已緣土污吾指掬水少許於外靜手仍前掩之方與衆竊笑其子妄言弗意水復為銀也陳始歎息而罷此二事乃吾崑閔小洲在京辦事所目擊者閔誠慤人也言當不妄因誌之

盧廷選商販於川湖間每有贏金即投甕中積久而盈用金釵一對置其上藏於密室土中偶為少子窺見俟父出私發之用手探銀則皆水也遍甕摸索竟毫無有遂復掩之後父欲用銀

啟藏金釵已失去心竊生疑而甕滿如故發銀
至半得一釵至底復得一釵覆驗銀數亦無短
少焉莫測兩釵倒置之由父後偶為諸子道其
事少子不覺色動父疑有故微叩之而堅不言
後為友人說始傳播云夫父所藏物子尚不能
私取則前李翁之銀陳安得掩為已有其化為
水宜也二事頗相似並錄之以戒貪得者

商人傳養賢泊舟江岸夜半聞上流有聲轟轟
若雷鳴驚起披衣推蓬諦視見江中有物漂來

月色照曜晶光眩目將近舟傍乃一大缸滿中貯白銀傳素有膂力因舉手挽定大呼同伴來援其缸應聲而沉傳堅執不舍僅裂得缸口尺許衆爭起視已無踪矣舟人有善泅者即其沉處沒水遍索毫不可得傳以坐失重貲居恒怏怏每所往處常將缸口自隨冀有所驗後至揚州主於陸店偶如廁見大缸缺其口類江中所覩者乃取向所得鑿其處若合符然因詢主人何繇而得主諱云此吾家舊物曰破不堪用遂

弃置於此復詰破口安在主曰破即擲去留之
安用子何再三致問即傳乃詳述江中所見併
出原缸口示之主驚色動不能復隱始吐實云
某年某月某日於後園鋤地得缸而口缺焉不
意乃在子處傳屈指其期則得銀之日距傳所
見僅數日耳夫銀非水浮之物矧沉於江而得
於陸相去千里而遙乃知無故而獲信有定分
非可強求也

無錫華虹山家藏古玩玉器甚多偶有賣古董

者至出數種求售中有玉孩兒一其白如脂長
可五寸許但從首至腹俱有細墨點直洒而下
製造甚工而攢眉蹙頰作悲啼態見者惡其不
祥鮮有市者華獨諦玩不去手因詢所值以三
金對華即如數予之喜形於色賣者問市此安
用華微咲不言固詰其故適命書房持一
玉兒來與之相比形體頗肖但其所持者手持
筆作揮洒狀開口而咲此則若因墨汚而泣耳
至工真巧手哉

一入將渡河而舟未至晉楚古廟中忽見一老
空涼靈地上掘之得羅漢一尊高尺餘形貌奇
古試持示華許酬十金其人大喜過望得價別
去坐客怪其大侈華曰吾先世藏羅漢像十七
尊尚缺其一購之久弗獲今幸復完敢恠僕耶
因引客登樓見沉檀作金堂各像於內以今所
得配之適滿十八之數乃知世間尤物其合散
固自有期抑物聚於所好耶亦異矣

章楓山位尚書無子其二侄為顯目者推命云

公必有後但稍遲耳年八十適值迎春僮僕出
出觀公獨坐小齋一婢名春香送茶至公不覺
情動遂與私通因有孕過三月婢泣告公恐二
公子見疑潛為所察公欲書信得銀一封重八
十兩付之令備日用另書一紙中囑毋輕出
且書一絕云八十年來清淨素心知正信何求
真養女賤奩來嫁出生男家產分爭分爭折斷
記付婢執照後果生一子公亡二兒証其
歷不明遂之而天

遷公治命申分後在戶部中令入報出
禮樂名臣宜天不斬其後

南場分考隆慶以前悉用教官中間多不自愛
者沿途賣字眼通關節希得重賂或托至親
友散寓白下擇富室子弟而售焉擬予自設
嘉靖乙卯科予姑丈 科舉至高有

草從更成之金自恃年少能文且恐為所誣
片就羅以金富之法之再三不允

復來云此事甚確君胡固執乃爾適有他友欲
引往沈 處予念與尊公交厚復來奉告萬
勿蹉此機會也金意不可挽後謁曉 果得
中屈歸為金父北塘言之深用快恨

冢素饒裕戊午科托說周 挾重貲

往覓考官買舉人過於上江定議銀千五百兩
封金飾酒器為質將字報後周歸報 如教書
於卷中房考檢得之喜甚大和圖點呈諸主司
柰文理多謬主司不取房考之說竟卷者

孫卷復進呈主司竟取彼而斥孫如此再三終
弗能得乃藏其落卷至揭曉後詣孫處授之云
我為君費盡心機竟成虛話何我兩人命之窮
也泣下不止孫感其意厚贈以百金房考囑曰
汝此番蹉過實緣文字未嘉下科須覓高才者
倩其代筆庶可萬全至辛酉孫復得門路而憶
前言頗當臨場浼庠友錢文臺代作暗書字體
於內房考遍覓孫卷不獲索之三目始得某則
房已先取中矣因以已所中卷易之孫後為

通判

在任途十餘年待

錢甚厚贈遺不可勝記

庚午科東倉 監生應試至京邀友人沈遂洲

為伴曹有一童能書識字性敏捷曹甚喜之時
刻不離左右至七月終童忽言歸沈竊疑之而
弗解其故至初六日曹拉沈看迎考官携手立
店家簷石上見諸考官從人俱青衣大帽乘馬
而來中一人用馬鞭挑開眼罩顧曹微笑沈亦
見之曹以手捏沈一把即下堦歸寓至夜飲沈

試詢曰日間所見執鞭者頗似君家某童何也
曹笑弗答沈亦弗敢更問場事完曹出赴宴沈
獨留守舍偶往厨房取水淨手見一人坐青布
墩上服飾不類其僕詰之其舌侏僂似江右人
詢所從來語甚支吾沈心知之而不露第時往
覘其動靜見人坐墩上不少移若如廁則挾之
而往夜用為枕而卧意其中必重貨也至揭曉
曹果中式報喜者在寓喧嚷觀者肩摩而前童
從人叢中歸矣沈詢久在何處笑而不答少頃

往厨中索前人則併包俱無踪矣後細察之乃知童充房考家奴入黨代主覓卷而厨中人則房考令守質物者榜出則一去一來各歸原主此沈所細述者

本叅 子某納粟入監日課僅寫做初無志科舉偶有人持字眼至蘇聞徐厚積往見其管帳陸三老官言來歷甚確且不須現銀但議定封質為信俟報捷後始索謝陸往白徐曰事未必真即真吾兒筆下能完七篇否此尔所愁

知者毋空言適後夫人蔣在屏後聞之密召陸
老扣其真偽陸力保可成蔣因私出金飾為質
星夜差人往京央分上求得科舉既進號房適
遇吾崑陳幼白素相識熟倩其代筆每篇酬銀
五兩陳許之二三場亦俱完人完卷揭曉果得
中報至少浦意是妄傳堅執不信夫人為詳道
所以方笑曰若爾則不妄矣子歸陳往拜賀即
舉坊牌銀二錠相贈人服其量後因子代考事
發為房心字問革竟不能永享

諱

人父

丹青

時

已游庠有科舉偶鄉間富翁吳姓者構巨室因
日促上梁未及施采畫既成燠其太朴浼為加
飾搭鷹架令滿棲息其上而運筆焉辰而登畫
酉而下幾一月矣吳有子亦故科持重貲倩人
買字眼持歸授子至堂中發封啟視忘梁上有
人也諷誦再三遂入內室滿諦聽已得其詳夜
歸潛告入塲如父教書卷中考官檢得之
即加圈點得中迨填榜拆號則而非吳也

時有聽生鬼之謠

名

富而好禮頗能文捐資買

得其闕節矣入場夜天大雨若傾泥濘深尺許
卷失手墮地尾其後者適以足踐卷上踏
入泥水中急取起已汗穢毀爛不可用 持
卷感泣業已無可奈何轉身欲出適遇

素與伊父

厚善遂呼 至僻處語以闕節

感謝領教時

亦在場中自誇其文

必奪魁元見子所作笑其草草

無 倖理

及報捷父斥而子中大用不平子亦不明言其
故後 遇 詳述始末 謂子曰文章爾
弗如我造化我不如爾使我幸遇 豈令孺
子稱雄耶 當卷壞歸寓痛恨命薄念而自縊
幾死賴速拯得活

場中傳遍懷挾弊端無窮其術甚巧隔年募善
書者蠅頭細字寫於金箔紙上每葉一篇工價
三分經書俱千篇厚不盈寸二三場亦如之或
藏筆管中或置硯底更有半空水注夾底草

之類又用藥煮墨寫於青布衣簿上毫無形蹟
將壁泥搽上旋即拂淨則文字立見名曰文場
備用每副價銀百兩其傳遞者重賂巡緝官舉
小簿授之至點進時官先潛候於儀門內聞唱
名聲即來接入送至號房乃出諸袖中授之毫
無覺者臨別官喚守號軍分付曰此兵部某爺
公子要小心伏事如違綱打不恕軍被哄嚇任
其抄寫不敢側聲後高謫生稟明御史將諸武
弁封鎖別室不許入號令其弊始絕今聞應

天府吏書得賄符傘柄打通藏小簿在內併潛貯於搵印箱衣箱坐櫃夾底中至點名則取小簿隱於尹丞坐椅褥後隨呼名則隨予百不失一蓋臨場各官行李雖各加搜檢而未有搜及尹丞之傘柄與隨身搵箱者以故終不發覺又聞謄錄生俱積年書手謀克預與富粟憲計探決科秀才文必入彀者告以姓名候分卷到則秘藏之移秀才文謄為監生卷監生文反謄為秀才卷監生得中秀才毫不知借已之文秀才

見擯實監生文理荒謬所貽也豈不寃哉今欲
清此弊必先彌封而後送謄錄庶幾少杜乎又
富豪將賂囑托受卷所書吏先訪各處名士令
其牢記俟交卷時接得佳卷則壓於各卷下不
即封固候至夜分受卷官倦卧或打盹即潛懷
前卷投於行賂者將文盡錄為已作而毀弃其
卷其弊最隱最毒又或行賄於彌封房書手將
平日有文名士卷割去卷面而將文綴於已名
下如順天丙午科中式第四名監生鄭汝曠卷

乃割福建恩貢馬

者尤為可異馬於癸卯

年應貢入北監科舉不中遂留京不歸下帷發憤期於必捷是年館於同鄉林主政家初場完將七作錄示主政文果擅場許以魁元之選及揭曉則被斥馬憤懣欲自縊主政亦大為不平即令馬上人往順天府索其落卷至則毫非馬文也意必謄錄生誤寫於他人名下令馬往順天遍搜落卷而迄不可得及傳五魁墨卷至主政閱之其第四名文與馬所作之稿一字不

知中必有弊亟以告馬令具狀訴於監臨御史
拘贖錄彌封兩房書手鞠審實係彌封書手
贖而割馬卷面作弊使然遂具疏上請各擬遣
戍而馬發監肄業雖再經疏辨禮部終不與改
止人皆惜之似此等弊竇非當事者加意嚴防
惡能絕其禍本耶

郡守劉洪考績入京泊舟濟寧河下其夜夫人
就蓐適舟中燈滅呼隸戚金登涯覓之至委巷
中燈光熒然蓋民家婦亦坐產故也隸歸守詰

得火之由隸以實對仍令隸往候俟墮地來報
所生男女逮夫人誕子則彼婦亦生男計其時
毫刻無爽守異而私誌焉守子漸長敏慧工文
年十九登鄉薦連捷南宮時守在京位列卿參
子授縉雲令父告以初生時事俾到濟寧覓戚
隸問民家子安在何所營生詳以東復令至彼
詢戚金尚無恙語以廿年前事云其子流落作
賣菜傭矣命覓與偕來至則藍縷蓬跣寒苦無
似令歎曰吾與若生同時日尔赤貧至此何念

之不齊也。今授尔十金，可往浙中訪精於星命者師事焉。然必能辨尔我命中貴賤所繇異者，斯其人也。汝得其解，可至縣見我，當厚賚汝。子叩謝而去。至蘭溪，遍訪星士，試以前命，迄無能辨者。將暮，年子意亦倦，辭主欲歸。因浩歎曰：「蘭溪術士咸誇技高海內，今一命而鮮能剖析可咲哉！」主人曰：「予於命理亦頗諳，一俟盍以告我，當為子決之。」子具道年甲，主人推笑，再三云：「據此造，兵合一藝，終身非顯貴格也。」子咲曰：「審爾

則劉縉雲與我入字相同彼胡以得科第耶主人沉思良久急趨入內食頃拊掌而出曰得之矣適檢七政曆此夜子時太陰星坐水宮五度若子產水中當榮發餘則否子乃服因投贄受業盡傳其術還以白尹迺知尹之貴因舟產也語云同年同月而貴賤懸殊信哉

富室子張蓋日事遊冶偶見臨街樓堦有少女姝麗凝眸流眄不能定情遂時往來其下歲餘連以挑之女亦心動一夕月明女方倚窗

生用汗巾結同心方勝授之女報以紅綉鞋面
情甚濃柰上下懸絕無絲聚晤生遍訪熟友女
家者得賣花粉陸姬訴以衷情併致重賂姬許
為傳達遂懷鞋至女室微露其意女面發赤初
諱無有姬備道生懷想真切且由鞋示之女弗
能隱因就姬求計姬令將布熱熨長可至地俟
生至欬嗽為號開窓垂布令緣之而登因訂期
今夕女許諾姬即詣生復命會他出姬歸至門
其子方操刃欲屠豕呼母共縛之宛轉間袖中

鞋不覺墮地子詰其故嫗弗能隱子曰審爾慎不可為倘事洩其禍非小嫗曰業已期今夜矣子發怒曰不聽我言當執此聞官免累及我因取鞋藏之嫗無如之何適張令人問訊嫗因失鞋無所藉手漫以緩言復之令其徐圖張聞言意亦懈屠遂乘夜潛往果見樓窓半啟女倚欄凝睇若有所俟屠微嗽女即用布垂下援之登樓暗中以為張也携手入寢屠出鞋授之縷述情歎女益無疑將曉復垂而下綢繆無間將及

半年父母頗覺切責其女欲加箠楚女懼是夜
屠至為道父母嚴譴今後姑勿來俟親意稍回
更圖再聚屠口唯唯而心發惡俟女睡濃潛下
樓取厨刀殪其父母候曉遁去女不知也日高
而戶尚扃鄰人大呼不應女驚下樓諦視則父
母身首已離矣惶駭啟門鄰人共執女赴官一
加拷訊女即吐露亟逮張至稱並未知情女怒
罵細陳其詳官嚴加拷掠不勝楚毒遂自誣服
與女皆論斬下獄張謂獄卒曰吾實不殺人亦

未嘗與女私通而一旦罹大辟命也第女言縷
縷真若有因者今願以十金贈君幸引我至女
所細質其詳死亦瞑目卒利其賄許之女一見
生痛恨大慟曰我一時迷惑失身於汝有何相
負而殺我父母致害妾命張曰始事雖有因然
嫗謂事不諧我遂絕望何曾一登汝樓女曰嫗
定策用布為梯汝是夜即至仍出鞋示信嗣後
每夕必來奈何抵諱張曰此必奸人得鞋携來
誑汝我若果至則往來半載聲音形體豈不識

燕爾試審覘曾相類否文聞言踟躕注目良久
似有所疑生復固問之女曰聲口頗不似形軀
亦肥瘦弗等向來暗中無由詳察止記腰間有
瘡痕腫起如錢大可驗覘有無則真偽辨矣張
遂解衣衆持燭共視無有知是他人雖害咸為
稱究明日張具以聞官且言曾以鞋投姬狀連
姬刑鞫具道子語拘子至保而驗之瘡痕儼然
乃置屠於理而張得釋

嘉定舉匠陸實妻少女徽商見而悅之佯以銀

授陸令造酒器時往權取坐必移慰陸每命婦烹茗飲之始去往來雖頓索尋其夫在難以下手商嘗語陸曰汝為人打造勞苦若此而工價頗微胡不効吾輩貨殖乎陸謝之太商許假五千金試持券往商慨然付之陸因併出已有市夏布往淮揚售賣不兩月獲利返棹商往訪喜甚陸置酒留款情意愈洽席間許更貸百金明晨親持授陸不索其券且約他日當更多貸陸益愧感商俟陸出時詣婦詢音耗問安否婦

間可私之也柰婦性醇謹絕不假顏色無計可入一日婦持茶飲商因握其手婦發怒弃茶遂去商慙懷歸寓婦候夫回泣訴其事且促夫將銀還商絕其往來陸笑曰徽人素鄙吝非慕爾妻色安肯輕以多金授我汝稍能降志後獲當不貲何固執乃爾我今邀彼夜飲仍宿於舟彼至當善事之毋仍前堅拒也婦初不從陸勸諭良久方允陸往邀商口雖許諾而以夫方歸且婦無好情迄不往陸歸令婦治具候商而徑脫

身出婦半掩其戶秉燭以俟至二鼓困倦隱几
假寐偶對門王皮尋石磨刀陸室隱隱有火光
窺之見肴饌羅列陸婦方睡熟探身而入接抱
求姦婦驚醒舉聲欲呼王慌扼其吭用皮刀刺
殺之以滅口平昔與東鄰鄭屠有讐遂割婦頭
懸於其門歸舍投刀床下滅燈就寢毫無覺者
四更鄭屠呼傭工起宰猪舉火開門驀見人頭
鮮血淋漓奔告其主囑勿聲言潛埋於室後空
地內亦不知為陸婦首級也天明鄰人見婦被

殺驚甚呼衆環視莫測其由喧傳遠近陸聞信馳歸意必商殺之也具詞告縣官廉得其詳嚴刑訊商遂爾招承當以因姦殺人罪斬弟索婦首迄不得拷掠備至身無完膚商慘獄卒曰死罪自甘但婦首不知所在枉受楚毒為覓一死屍首埋諸野外我愿誣服即秋後處決猶可延殘喘於旦夕事成當持百金為謝卒許之時卒有寡姊在舍性克悍日與弟婦諍語爭鬪卒思去之不得今利商厚賄遂夜殺姊携首埋荒

冢間投身於水駕言隨人逃走莫之測也不數
日官復訊商招埋某處冢間發之果得及佯作
取配原屍媵理不合官益震怒商具言獄卒假
造狀抵卒大辟而婦首終無下落迄為疑獄云
後暮年鄭屠緣小忿撻其傭人傭挾讐首鄭殺
人埋首現在驗視得實將抵鄭罪索其身屍亦
無有鄭詳訴其由則鄭屠埋首之朝即陸婦被
害之夕也官命將首湊婦屍脗合不爽欲罪鄭
則鄭抵死弗承陸亦稱素無嫌怨欲罪商則商

訴已若殺婦何得首藏屠家官弗能臆斷俱繫
於獄後有按院審錄細鞠諸犯奮然曰安有一
婦而兩人殺之又焉有殺人而鄰佑毫無知證
者乎因令陸疏其鄰人姓名若干人悉拘來面
審次日人齊按君命取大爐熾火置炮烙之具
於中令諸鄰列踞於下厲聲曰此獄吾夜夢神
人指示已識其面爾等可即招伏免受極刑語
畢令吏逐一呼名至前熟視隸卒各持火鑪列
左右衆皆慄汗閱過三人俱曰非也至王皮駭

愕失措應答顛倒按君覺有異命縛而灼之初
亦呼冤火方燎膚即便吐實追其兇器得刀於
床下尚帶血痕王乃服辜而商屠得更生焉夫
商因漁色招禍卒以戕姊被誅宜也鄭屠積惡
魚木之殃幾斃黑獄向非按君明照覆盆商豈
復見天日

有刑部主事王失其名善決疑獄在部暮月歷
年冤係者悉為昭雪執呼明神先令山東
民婦歸寧因居鄉路遙四鼓而起伺於城隍

既聞衆爭出各散去婦乘月色獨行適遇一人
其後至野外握斧大呼向婦驚仆倒地遂執其
之盡擄首飾而去婦號泣奔還偶遇令出與典
哀訴帶至縣中詢樵夫作何狀婦曰賊面黑而
圓長五尺許頭裹白手巾身穿藍布衫腰縛纏
袋單袴草履手執利斧肩負繩担令曰吾當令
人往擒汝第言失去首飾已耳毋露姦情也遂
逮捕快十餘人散往四隅大呼云早有樵夫
此狀貌如此服飾至山中刈薪遇虎見噬必

聞聲而應者詢得其實即潛伏於左右俟其又歸隨解縣勿令入門有所轉換也衆役奉命號於遠近寂無問及後至委巷中有婦方補舊衣聞之驚起曰此吾夫也問信自何來役對以親見復詳道其容貌衣服婦曰是矣慟哭不止役者佯寬解之辭去隨伺於巷口日將晡夫果歸方及門役人即縛之赴官百計哀求與妻一訣不許擁至縣庭召婦審視貌頗類而首無巾搜之得於懷中首飾滿置其內一無所失因痛

杖至百枚監討氣絕召夫責曰尔婦將母胡不
伴送幸盜止利其首飾耳倘至傷命柰何亦十
笞之令携婦寧家盖令不令言姦者緣律條坐
斬間擬頗重且恐夫知必弃其婦故曲為保全
耳情法兩全善斷哉

臨清守吳璉夜至四更睡醒見燈影下有人長
身而多髯手持匕首發篋取所藏心知盜也弗
敢作聲俟其去起視篋中重貲悉空矣即傳命
更夫四散追尋莫得其蹟天明嚴閉城門挨戶

細查凡長而鬚隻身可疑者即擒解審鞫至一
酒店問夜宿何人云昨薄暮有人借棲樓上飲
酒狂歌直至三更殊可厭惡天明始寂然共登
視之一榻蕭然嘔吐狼籍酣睡正濃被之起立
長不滿四尺口亦無一鬚潦倒糊塗復吐不已
衆笑曰此豈長而鬚者耶釋之其人直至午後
方稍醒而去守閉城大索三日迄無形影而罷
明年他邑獲盜贓物頗多詰所從來乃州守廨
中物也其夜四更得財踰城而出往藏於十里

外野寺塔巔復還酒肆偃卧其鬚則帶假髯長則踏木增高以眩人目耳廼盜即前醉漢也計其時僅可一更許徃復幾二十餘里既以偽形惑守又假醉態免擒盜亦黠矣

長洲沈石田名周善畫名振宇內求之者戶外履相錯毋論長披廣軸不可猝得即戲墨寫生一鳥一枝亦宛然相肖莫不珍藏用供清玩性好施予每得錢帛隨手散去至中年思為怡老計乃積銀至十兩傾成一大錠用紅線繫其腰

藏卧榻下将数年得十二錠忽一夕夢白衣老
者十二人腰繫紅線來就沈詰其所適云往
無錫華家驚醒怪之天明探榻底所藏已罄然
矣遂賣舟往彼尋訪聞果有華氏拆房得銀連
宅求覓主人論其名靈所容置酒因詢來意沈
以實告主人亦弗諱即令密遣取原銀來紅線
宛然猶在主人遂舉奉還沈笑曰予豈齷齪較
錙銖計得失者哉但欲驗其果否以决疑耳夫
銀無脛而走舍我投君數應君得非予物也哉

妄取耶強之再三終弗受將拂衣去主人知其
達乃收銀而止之宿酒竟主人謀於婦婦欲實
彼物而堅弗肯受明晨若顯然更予之終為塵
惠不若製大餅十二枚用碎銀百二十兩實其
中作點心送去彼歸噉餅自當得銀庶可表吾
意耳婦如教造完明晨分袂舉以相贈沈某如
餅中有物也至舟適有賣剪糖者在旁鳴
素嗜糖聞之垂涎探囊中無一錢遂出前餅與
之相易用餅十枚易糖十枝餘二枚即賞舟子

解維東歸舟子割餅見銀秘弗洩賣糖者得餅亦弗肯食置批頭求售適經華門僕見餅類主贈客者奔以告主詰其從來知沈所易也乃以銀三分市之仍作書令奴送至沈家沈發書歎曰銀信非吾有也復書遣歸終弗受併呼舟子詢之弗能隱沈亦不索夫沈用丹青得銀毫非不義且銀僅百餘數亦不多乃顯弃沈而潛投華固可異矣及華隱贈沈而復歸華則尤似有定分者宜沈之固卻弗取也彼妄求者亦何為

耶

憲副

父少年貧困應小甲夜守

東水關將二更忽見城上有火光覘之一人携
燈兩人舁一小棺往南行從暗中尾其後將
至東禪寺一人云此處可矣遂掘地埋之一人
笑云瘞此誰能知者毫無傷感意心疑是盜
藏物歸取斧斂土發棺驗視惟破衣二件蓋一
猶首下俱有篩酒器脫衣包裹持歸婦驚詰所
從來且道所以因命焚猪首祭神盡醉而卧

不數日果有押解盜卒彼處起贖者但一空棺而已不知為所取也因與傍城小樓列肆貿易漸成富翁時子已游庠屢試冠諸生

辛酉年崑城大水丘壘俱滄有漁人於婁縣廢塚中得銅女樂十二人持一向易米時米價每斗銀一錢以五

升與之漁者去

將女樂置卓上

見之取視再三曰

公何由得此

諱不

吐實携歸內室半月後漁者復經其門一喚問

曰汝前所賣銅人尚存幾枚予欲鑄火爐而患
銅少可併持來將米相易漁者曰銅人實尚存
數枚柰尔酬值甚賤故不輕售若能增價方可
許加二升渙者遂悉持歸之每人各持樂器
極其工巧舊傳委縣有墳此蓋殉葬物也
計二百四十兩價值銀而僅費
米八斗

然性吝嗇計析

子連試秋闈竟不中式有善相者云
翁相宜貴不止多財然以心計損福歿後當徼

馳封不能親見爾子榮發也後翁歿子連捷官
至憲副贈公官大夫果若相士言

臨頓

吳縣人少貧賤織段營生貨稜燈巷房
一間掘機坑不三尺得藏銀鉅萬猶莫窮其際
遂併賃左右兩房發之銀皆充滿其中載以鐵
船長幾三丈蓋張士誠所藏物也用是富甲一
郡凡美宅腴田皆歸掌握典房十所日進百金
人皆呼為新發 云生二子俱監生長極不肖
日與群棍徵逐花酒賭博費出無經遍借勢豪

錢氏克用父恨不與相見次子娶水部衛檢吾
女溺愛之凡細軟金寶悉移置衛舍長子益不
平日與父鬩并唆債主劉某向父索債群毆之
頃刻斃命次子遂以弑父告院論大辟禁獄中
恐不死貽後患用銀厚贖牢頭獄卒重毆其心
口登時嘔血死死後即現形從弟索命先救其
二子後弟病危見兄持棍亂擊叩頭乞哀奉匍
拜跪求恕不得適水部從外來厲聲叱之鬼即
罵曰汝匿我家資又置我死地我今訴准上帝

先擊二賊去後即擒汝雪冤尚敢大言耶衛悚
息而退期年後往無錫乎喪方下輿舉手揖讓
若有所見家人驚扣其故云潘大在崖上今已
登舟矣復躬身施揖頃之大呼痛極走避船中
噴血仆牀立斃人以爲冤報

監生顧南江性善飲每至五香燒酒廿斤而不
醉同儕皆不取與較是山西人遊鄧於前門開
舖顧時與市雜物一日問曰聞公善飲信乎顧
曰然飲若干曰二十斤曰實爾吾鄉有一種酒

頗能醉人日下車到當以奉嘗過數日顧詣店
索飲曰酒雖有未識公向所云果然否顧笑曰
鄙量實浮於前言不知若有酒幾何故相詰若
此鄧乃於櫃中出一小黑瓶僅大於拳所容不
過一甌許用蠟封固其口顧見之不覺失笑云
此僅可供一呷耳鄧取銀箸鑿蠟破滴於小盃
中色白如蜜狀僅得八分持以奉顧顧一舉而
盡第覺喉中香氣酷烈且甘甚殊無時酒味持
杯再索鄧曰此酒不應如是飲須細細微嚥方

見味嘉且其力甚大少頃便發令人不能當食
可休矣固索之又滴半小杯令顧慢飲其味如
前不之奇也因復求飲鄧曰公已大醉不可更
加笑顧大笑而起策蹇將歸鄧私招其僕囑曰
汝主醉甚可緊隨之防有顛蹶顧問其僕云何
僕述鄧語顧益咲不止行里許覺頭目暈眩強
自掙扎忽從驢背墮地僕呼之不應扶起旋倒
乃顧有與昇歸寓則口吐白沫不醒人事矣僕
大驚扶浸水盆中頃之水熱如湯至四更方甦

水米不入口者三日後見鄧問酒何名云此老
猴採百花雜珍果釀成藏於深岩中獵人窮搜
方得亦不能多曩一瓶值銀三兩公飲將半幸
量素大故不致困頓耳不然恐三日未能猝醒
也予聞古有中山酒飲者醉千日豈亦猴酒之

類耶

嘉靖中年京師有飛盜踪蹟詭秘登樓踰垣若
履平地日出則隱夜靜始出入卿相侯伯諸貴
戚內室發其秘藏惟攫珠玉珍寶異物而銀錢

毫無所取失生柳比然卒不露形影雖老番積
捕百計挨訪寂如也會顧玄山宴嚴世蕃等劇
飲通宵當爐者見其貌雄偉身穿青絹衣
時就爐索飲意甚嚴厲任其斟酌醉而後
去四鼓客散玄山命奴舉火遍照室前後忽見
茶廳梁畔垂一青裾梯登視乃一人酣睡其
間扶之下詰所從來醉甚糊塗不能置對疑是
飛盜交於該地方反接繫更舖中天明始醒曰
吾昨飲過多遂至沉酒並不曾作違法事胡縛

原缺

聞誦經聲清越而聽即風雨之夜亦不暫撤抵
曉離此意處遂有卷院僧僅夜作課也明日四
出遊訪其處不可得因乘月徐步察之行愈
近聲愈朗朗乃誦金剛經也審其聲出草叢中
遂結草潛誌其處明晨携鋏發之不二尺得一
骷髏皮肉俱銷惟獨骨宛然若生意誦經者必
此無疑持歸舍置桌上至更許則經聲果自其
口出悚懼不敢嘗奪本亟盛之捨於大佛寺中
遠近觀者如趨焉亦有留宿聽其誦經者莫不

欽仰後為游僧竊去夫金剛經靈異現諸載籍者不可枚舉今此僧示寂弗知若干年而其舌猶無恙則偈云誦得金剛不壞身信矣

孝莊皇后錢氏有賢德容止端莊不妄語笑

上北狩每夕禱天求免哭泣既多兩目為昏在南城上多不樂后曲為曉譬及反正勸

上勿亟于報施待景皇后尤有禮意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上禮重之終身無忤

色嘗一日幸宮中覓塵集几上上視孝肅曰

汝曷不令心飾之歟宮人 后力解曰我不
愛繫耳非彼罪也其實恕如此

天順三皇后莊重有懿德無寵于 上終身不

十幸略無妬心 上遭痢危 后省視 上舉

手揖之曰皇后吾慢女多矣 后退再往壽宴

却之曰 上不耐生人毋再至 后亦無愠色

默然而已在 孝宗朝尤著賢聲 武宗巡幸

后攀馬止之不聽泣道之性慈仁歸心內典未

嘗誤罰一人卒享遐壽以崩蓋天之報厚也

真溪張真人世襲一品位號旌貴擬於公侯榜
真門曰麒麟閣上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家
案鉅萬奸人窺其厚藏思以術給之候其誕辰
家飾若仙子提水火籃詣門請謁真人延接謂
所從來云昨暮遊浮羅歸知公華誕敬來上壽
開籃取香一枝長數寸藝置爐中額郁滿室香
煙墜几上輒成一金錢幾墜旋結凡五六枚累
以授張祝曰此公添壽數也張大喜留飲茹素
進酒數行即起別張固留之曰予與公有宿緣

或來相投，尊同伴約於峨嵋講道，期不可爽。三
月後復來，當以金丹法相授。耳飄然而去，張悵
望如有所失。至期果至，引入密室中，虔叩以丹
法。曰：鍊金丹須用釜鼎，凡養沙洗藥貯水盛酒，
悉須精金造器。皿採先天之氣為母，他日丹就，
點石皆成金，不可勝用。張信之不疑，俱如教奉。
行將三旬，聞戶外喧噪聲甚急，趨視之，迺錦衣
衛官校奉駕帖拿妖。妖劉龍騰直入內室，擒至
庭中，宣駕帖畢，即加肘袒，將併遠。張云：室藏妖。

道合與同罪張惶懼出重贖為賂方得免人謂
張曰吾此來本欲以厚利貽汝弗意乃爾今入
京毫無資費幸少貸之不然吾至衙辭連及汝
恐身家難保張不得已復贈數十金始辭擁而
去歸視室中諸金器悉為官校所擄無一存者
猶懼有後患使奴挾貲間道赴京求鮮及遇錦
衣當該詢之毫未有也始知諸奸造謀騙財所
失以萬計悔之無及

袁柳庄相法妙絕古今其子能世其業嘗寓姑

蘇其松人富貴貧賤壽夭若燭照然萬不失一
與薛冲菴友善多主其家偶見童子方垂髻持
壺斟酒謂薛曰此童目下有火可急遣歸父
家稍遲無及薛素神其術即令起行因詢向後
何若曰此行屍耳三日內當就木矣童子面至
半塗登廁見有布包登視之滿貯白銀將五
十兩童始教携歸後念表公謂我有大災而更
得此無妄之物不將益吾壽乎遂坐地旁俟
不久一人忙奔而來徑入屋窺視無有樞紐號

泣仆地僮前詰其故云我朱千戶家奴主令持
銀贖典因登廁置於地忘取而去行十里方覺
今急馳來索已失之矣箠楚是甘第何繇得典
物還主語畢遂欲將水童問銀若干共幾件奴
對相符出諸袖中還之奴喜邀與俱歸見主具
道其詳宋亦驚歎因詢童子何姓名有父母否
今欲何往童備述前事主留童於家令人呼其
父至曰汝子拾銀不取誠哉好人我年半百無
子幸繼我為嗣何如父辭有主在宋曰彼既遺

歸必不再索若果有言我自備價贖之耳父奉
命童遂留宋室薛因久無音耗意必物故如友
君旨矣不窮追也荏苒三年宋告殂而童襲職
念薛舊恩冠服登門叩謝薛見之大訝詢得顛
末亦為色喜歎曰有是哉袁君之術之疎也盍
招之來面質以證其謬袁至留酌仍令童變服
執壺以侍指示袁曰此即昔年童子也子謂過
死而今倖存何耶袁熟視再三曰此非尔奴乃
五品一武弁也吾向見其面有死光故云然今

形容改易豈有陰德轉移其間乎薛笑述其事
乃知衮相術果神而童子一發善念非徒免死
且得顯秩亦自求多福者

蘇州西察院按君駐劄之所先年府縣官皆無
公館因暫止民舍以候晉謁有鍼工蔡芳其妻
美艷絕倫吳縣 嘗寓其家尹年少俊逸窺
見婦姿不覺心動每微吟流盼以挑之婦解其
意或微露羊面或斜漾雙鬢故作嬌聲佯粧嬌
態無非設編局以愚尹而尹為所迷惑竟墮其

術中一日懷銀二錠潛投諸婦舉以授夫詳述尹意蔡曰此奇貨也願與計籠絡之俟其上釣庶有厚獲耳因與妻定策俟尹至婦褰幃用手招之尹頓爾情蕩徑入其室接婦求合婦微笑引入卧房中乃欲解衣就寢忽其夫在外厲聲曰何人大胆擅入深閨欺姦良人婦女應得何罪尹驚慌欲出柵門已上鎖窘逼無措婦佯慰曰毋恐彼不過欲索賞耳尹遂許百金夫意嫌少漸益至五百夫必欲得現物尹書一票喚

門子持至庫支銀且囑令速來去未幾而察院
 打板升堂矣尹愈惶悚再三求放而夫不允直
 至門子持銀到方啟鑰縱之出則按君已事完
 閉門尹倉忙歸縣芳即收拾細軟雇小快船黑
 夜遁去不知所適矣明晨尹謁按君問昨何以
 不來見尹以病辭按君笑曰汝何病或誤入房
 室間不得出耳遂具疏論尹改教去嗣後府縣
 官各市地傍院建公署不復入民舍

諱

太倉監生嘉靖壬子至南都應

試與院妓情好甚暱張約倘得中式當為贖身
妓亦願從良盟誓頗堅妓復接一徽友豪富擬
於陶朱先用重貲買得字眼懸於汗巾角上飲
酒沉醉歸寢將汗巾置枕席下天明忘取而去
妓檢點床褥得之發其封重疊印記甚密妓素
識字知為闕節也謹藏於篋中薄暮徽友復來
覓汗巾不得願出厚賞妓堅辭不露佯令女奴
輩遍索室中竟無形影悵然而回妓遣僕呼張
至舉字眼授之張如式書卷中遂得登科因取

妓為妾後生一子主家政與張諧老焉

涇林賣紀卷四